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葉 紫



丰收



四川文艺出版社



前言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鹤林，1910年出生在风景如画的湖南益阳县月塘湖乡。在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全家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直到次年“马日事变”，父亲、叔父、姐姐相继殉难。逃出白色恐怖的叶紫开始了他艰难的漂泊生活，做苦工、拉洋车、当兵、讨饭、教书。难怪鲁迅在1935年《叶紫作〈丰收〉序》中说到：“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个世纪的经历。”1932年，叶紫与友人创办《无名文艺》旬刊，同年参加“左联”，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叶紫患了严重的肺病，抗战爆发后曾一面治病，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0月因病早逝，年仅29岁。

叶紫的创作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而这短暂的四年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短篇集《丰收》的发表为标志。在这部集子所收录的六个短篇中，描写洞庭湖西南，即作家故乡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成为叶紫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中篇小说《丰收》正是将农村经济破产威胁下的农民生活和命运较好地表现出来的作品。它以对农民父子对待悲苦命运的不同方式，真实地再现了老少两代农民的心理落差，并从中看到了在旧有的压迫专制下迸发出反抗之火的可能。这类作品肩负着山一般的仇恨和火一般的愤怒，确是“直指了时代的核心”，但激进中显得有



些粗直，甚至在有些篇章中还出现了对作家自身生活内蕴的重复。作为一个有自审能力的作家，叶紫在1935年写成的中篇《星》和短篇集《山村一夜》中及时作出了调整，从而过渡到他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小说《山村一夜》可以说是叶紫小说创作中最具分量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愚昧的父亲将亲生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的悲惨故事，从而痛彻地剖析出一个奴性的父辈是如何以其愚蠢的方式戕害了一个子辈的独立人格直至宝贵生命。

叶紫的散文结成集的有《古渡头》、《夜雨飘流的回忆》等。他的散文同他的生命一样，都在一种极严酷的环境里显得更为坚实。叶紫属于那种来自生活底层，在暴风雨的年代里有着传奇般生平的作家，表现在散文的创作中便有一种战斗的激情和阔大的精神风貌。无论是抒写个人生活，还是描绘战斗经历，再或是批判惨烈的人生，叶紫的散文总是洋溢着理想的光辉，充满了昂扬的音调，虽不回避斗争的残酷却有一种悲壮的美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作品叙事与抒情、哲理与意境完美融合，笔法粗放自由，善于刻镂人物、烘托气氛，表现出一位在时代风雨中孕育成熟的文艺战士的真实情感和宏阔的精神风貌。

就在叶紫继续迈步追求左翼文学多样化的时候，命运却又一次表现了对天才的无情。但就在他短促的27年的生命历程中，叶紫却为革命文学留下了份量不轻的遗产。然而作者所表现出的更加显豁的艺术前景却只能到此止步，正如刘西渭说的那样，“死带走了最好的部分。”本文库收录了叶紫文学创作的全部经典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个匆匆闪过的天才的其人其文所特有的优秀品格。



目 录

散 文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1)
好消息	(8)
殇儿记	(12)
玉 衣	(15)
夜雨飘流的回忆	(19)
鬼	(25)
病中日记	(29)
行军掉队记	(84)
行军散记	(95)
流 亡	(108)
夜的行进曲	(118)
感想·意见·回忆	(122)
还乡杂记	(124)
岳阳楼	(133)
古渡头	(136)
南行杂记	(142)
插 田	(153)
长江轮上	(157)



致张天翼书	(163)
我为什么不多写	(167)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171)
爱伦凯与柯仑泰	(172)
忆家煌	(177)
关于《天下太平》	(179)
“手续费”与“刀手费”	(181)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183)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186)
《星》后记	(189)
痛苦的感想	(191)
致许广平信	(192)
回到乡村	(194)
读《丰饶的城塔什干》	(196)
《丰收》自序	(203)
《丰收》后记	(204)
《丰收》四版的话	(205)
悼高尔基	(206)

小 说

丰 收	(208)
夜哨线	(253)
偷 莲	(274)
火	(281)
电车上	(305)
向 导	(310)
湖 上	(324)
杨七公公过年	(338)
懒 捐	(365)



散文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

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在爸妈的溺爱之下，我差不多完全与现实社会脱离了关系。我不知道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妈之外，世界上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认识的人，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曾看到的鬼怪。

六岁就进了小学。在落雨不去上学，发风不去上学，出大太阳又怕晒了皮肤的条件之下，一年又一年地我终于混得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凭。

进中学已经十二岁了。这是我最值得纪念的，开始和我的爸妈离开的一日。中学校离我的故乡约二百里路程，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为了孤独，为了舍不下慈爱的爸妈，我在学校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个整天。后来，是训育先生抚慰了我一阵，同学们像带小弟弟似地带着我到处去玩耍，告诉我许多看书和游戏的方法，我才渐渐地活泼起来。我才开始领略到了学校生活中的乐趣。

中学校，是有着作文课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先生在



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目是叫做“我的志愿”。

接着，先生便在讲台上，对着我们手舞脚蹈地解释了一番。

“……你还是欢喜做文学家呢？科学家呢？哲学家呢？教育家呢？……你只管毫无顾忌地写出来。……”

当时我所写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一次作文课以后，却使我对于将来的“志愿问题”一点上，引起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人物呢？将来……”

每当夜晚下了自修课，独自儿偎在被窝里面的时候，小小的心灵中，总忍不住常常要这样地想。

“爸爸是做官儿的人，我也应该做官儿吧！不过，我的官儿应当比爸爸的做得更大，我起码得像袁世凯一样，把像在洋钱上铸起来……

“王汉泉跑得那样快，全学校的人都称赞他，做体育家真出风头……

“牛顿发明了那许多东西，牛顿真了不得，我还是做牛顿吧！……

“哥伦布多伟大啊！他发现了一个美洲……

“李太白的诗真好，我非学李太白……”

于是乎，我便在梦里常常和这许多人做起往来。有时候，我梦见坐在一个戏台上，洋钱上的袁世凯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头。有时候，我梦见和一个怪头怪脑的家伙，坐在一个小洋船上，向大海里找寻新世界。有时候，我梦见做了诗人，喝了七八十斤老酒，醉倒在省长公署的大门前。有时候，……

这样整天整夜像做梦般的，我过了两年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



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时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占旧的故乡，激荡得洗涤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顶小的叔叔，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没有再做小官儿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引导”之下，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轻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愿完全相违反的事。

“孩子是不应该读死书的，你要看清这是什么时代！”

这样叔叔便积极地向我进攻起来。爸爸没有办法，非常不情愿地，把我从“读死书”的中学校里叫了出来，送进到一个离故乡千余里的，另外的，数着“一，二，三，开步走！”的学校里面去。

“唉！真变了啊！牺牲了我自己的老迈的前程还不上算，还要我牺牲我的年幼的孩子！……”

爸爸在送我上船，去进那个数“一，二，三，”的学校的时候，老泪纵横地望着我哭了起来。

我的那颗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压迫！

第二年（一九二七）的五月，我正在数“一，二，三，”数得蛮高兴的时候，突然，从那故乡的辽远的天空中，飞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

整个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叔叔们逃走了！爸爸和一个年轻的姊姊，为了叔叔们的关系失掉了自由！……

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沿途只有三四天功夫，慢了，我终于扑了一个空……

爸爸！姊姊！……

天啊！我像一个刚刚学飞的雏雁，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了下来！我的那小小的心儿，已经被击成粉碎了！我说不出来一句话。我望着妈，哭！妈望着我，哭！妈，五



十五岁；我呢，一个才十五岁的孩子。

“怎么办呢，妈？”

“去！孩子！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不要忘记了你的爸，不要忘记了你的苦命的妈！去！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

“是的，妈！我去！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志气，你看，妈！我是定可以替爸、姊出气的！报，我得报，报仇的！……妈！你放心！……”

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记得，当我悄悄地离开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时候，妈只给我六十四个铜子。我毫无畏惧地，只提了一个小篮子，几本旧小说，诗，文和两套黑布裤褂，独自儿跑出了家门。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躲遮一个小轮船的煤屑堆里是这样地想。

天，天是空的；水，水辽远得使人望不到它的涯际；故乡，故乡满地的血肉；自己，自己粉碎似的心灵！……

于是，天涯，海角，只要有一线光明存在的地方，我到处都闯！……

我想学剑仙，侠客；白光一道，我就杀掉了我的仇人，我便毁平了这吃人的世界！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师父。虽然我的小篮子里也有过许多剑侠的小说书；我也曾下过决心，当过乞丐，独自儿跑过深山古庙，拜访过许多尼姑，和尚，卖膏药和走江湖的人……但是，一年，两年，苦头吃下来千千万万。剑仙，侠客，天外的浮云，……一个卖乌龟卦的老头子告诉我：“孩子，去吧！你哪里有仙骨啊！……”

我愤恨地将几部武侠小说撕得粉碎！

“还是到军队里去吧，”我想。只要做了官，带上了几



千几万的兵，要杀几个小小的仇人，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还是，还是死心塌地地到军队中去吧！

挨着皮鞭子，吃着耳光，太阳火样地晒在我的身上，风雪像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肤；沙子掺着发臭的谷壳塞在我的肚皮里；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泪，躲在步哨线的月光下面拚死命地读着《三国演义》，《水浒》一类的书，学习着为官为将的方法。……但是，结果，我冲锋陷阵地拚死拚活干了两年，好容易地晋升了一级，由一等兵一变而为上等兵了。我愤恨得几乎发起疯来。在一个遍地冰霜的夜晚，我拖着我那带了三四次花的腿子，悄悄地又逃出了这一个陷人的火坑。

“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彷徨，浑身的创痛，无路可走！……

为了报仇，我又继续地做过许许多多的梦。然而，那只是梦。那只是暂时地欺骗着自家灵魂的梦。

饥饿，寒冷！白天，白天的六月的太阳，夜晚，夜晚檐下的，树林中的风雪！……

一切人类的白眼，一切人类的憎恶！……痛苦像毒蛇似的，永远地噬啮着我的心，……

于是，我完全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地方，没有可以容许痛苦的人们生存的一个角落！除非是，除非是……

我完全明白了：剑仙，侠客，发财，升官，侠义的报仇，……永远走不通的死路！……

我从大都市流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到农村。我又由破碎的农村中，流到了这繁华的上海。

年龄渐渐地大了，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再乱冲乱闯了……我要埋着头，郑重地干着我



所应当干的事业。……

就在这埋头的时候，我仍旧是找不到丝毫的安慰的。于是，我便由传统的旧诗，旧文，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

那仅仅只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便使我对于文学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呢，我是欲找寻着安慰；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读，用心用意地去想，去理会；我像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这东西，是要能够弥补我的过去的破碎的灵魂的。一方面呢，那是郁积在我的心中的千万层，千万层隐痛的因子，像爆裂了的火山似的，紧紧地把我的破碎的心灵压迫着，包围着，燃烧着，使我半些儿都透不过气来……

于是，我没有办法，一边读，一边勉强地提起笔来也学着想写一点东西。这东西，我深深地知道，是不能算为艺术品的，因为，我既毫无文学的修养，又不知道运用艺术的手法。我只是老老实实在地把我的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地描画出来，想把我内心中的郁积统统发泄得干股净净……

我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便都是这样，没有技巧，没有修辞，没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只不过是一些客观的，现实社会中不平的事实的堆积而已。然而，我毕竟是忍不住的了！因为我的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已经快要把我的整个的灵魂燃烧殆毙了！

现在呢，我一方面还是要尽量地学习，尽量地读，尽量地听信我的朋友和前辈作家们的指导与批评。一方面呢，我还要更细心地，更进一步地，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



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一直到，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我自家内心的郁积，也统统愤发得干干净净了之后……

这样，我便与文学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



好消息

六十三岁的母亲，生肺病的老婆，和几个营养不良的孱弱的孩子，被饥饿，水灾和一些无情的环境的威胁，从三千多里路的故乡，狼狈地逃亡出来，想依靠我这一月有十多元稿费收入的儿子，丈夫和父亲过活。

一到岸，就是忙着诉说故乡的艰苦的情形和吃药。

因为还有一个姊姊带着四五个孩子留在故乡，母亲总是带着对于自己的飘流生活颇为满足的神情叹着气说：

“我们还好呢？虽然苦，合家都团圆了！……只有你姐姐，不知道她们的垵子倒溃没有！那样的不能活命的一家哟！……她是早该来信了的……”

弯着干枯的手指，算着：六天，八天……眼泪背着我们夫妇不知道偷偷地流了多少——悬望着那一封平安的来信。

在一个大雨的早晨，母亲为老婆的沉重的咳嗽和呼痛声敬了一个通宵的菩萨，睡着了。邮差从后门递上一封欠邮资的信件来，我付完了他八分邮票的铜元，躲在灶披间里急急忙忙地拆开来看。

字迹模糊，信壳和信纸都是用草纸做成的。还不曾看我就知道内容一定不妙。字，不是墨笔写的也不是铅笔写的，也许是用烧焦了的小树枝写的吧。我记得儿童时代曾同姐姐玩过用小树枝烧焦写字的把戏，大约她还不会忘记，临时做来应用了。



我的手发着抖，看着信还要担心着母亲和老婆醒来。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我将她抱到我的身边，拿了一双筷子给她玩。我读着信，孩子用筷子敲着脸盆，并且唱着一种从故乡带来的饥民们流行的讨饭曲。

垸子，当然是倒溃了。姐姐的信，是伏在荒山中的一个石头上写的。她说：

“……那一晚，黑暗无光，大雨将屋顶都几乎打穿了。你姐夫被锣声叫出去抢险，我同五个孩子偎在堂屋中间，战颤地等着挡堤的人们的好消息。……通宵不睡的不只我们一家，可是他们，都焚着香，敲着磬，哭地喊天求菩萨！……狗和畜生都号叫起来了，好像知道有大祸临头似地到处找寻它们的安身处。……我尽量地制止孩子们不哭！可是锣声和雨声越来越紧……刚刚天亮的时候，突然地，不知道是那一方天崩地裂地一声，大水就排山倒海地涌进我们的禾田和堂屋中来了……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告诉我们的苦况，总之，那个时候，我一看见水，就同见了催命的无常鬼似的，大声地哭叫起来了！孩子们都缠着我的身子，我不能跑出头门去求救，并且也没有人肯来救我们！你姐夫也不能回来……水一下子就高齐了板凳！……我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送到板楼上。我们的板楼你知道，只有三块板子的。……正午，水封了我们的门，并且板楼上也平水了，我就只能将屋顶挖开，将孩子们送到屋顶上！……

“雨仍然很大，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遮拦淋着，并且刮着狂风，浪头有时高齐我们的屋顶。我们的湿身子一直又等到太阳出来才晒干，晒得发昏，晒得发痛！……我们在屋顶上整整地挨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才看见你姐夫摇着一只破划船来。……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死在我的



怀抱里，别的一个——第三的——俊襄，不知道在夜间的什么时候，被浪涛卷到水中去了！也许是他自己饿昏了滚到水中去的，连一些儿声息都没有！……

“现在，弟弟！我不想再来诉说弦的苦况。总之，一切你都想象得到的，你也曾经过不少次数的大水灾。……我们现在是被运送到这荒山上来了，这里满山都是灾民。也许他们中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吧！他们整天地盼望着赈灾的老爷们从天上飞来。可是我，什么希望都是死灭的，因为我经过水灾的次数太多了，虽然这一次比无论那一次都厉害！……”

“你姐夫已经五六天不沾水米了，浑身火热！可是他对我说：‘你去吧！带着小的两个孩子，讨饭讨到上海去！你读了书，认识字，也许你的弟弟能给你想一点办法的！……大的孩子留给我，我只要病好一点就能捉鱼！……，’弟弟啊，我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呢？我知道，你自己也许没有办法的！母亲，病着的弟媳和两个孩子，你又没有职业。并且，我们讨饭又是不许出境的……”

我读着信，我的鼻子一阵阵地发酸，可是我不能不极力地忍着不流眼泪。老婆的咳嗽声沉重起来了，我挟着孩子走上楼去，母亲已经又爬起来替老婆在倒开水。她一看见我就问：“是信吗？你在下面看的……”“是的！”我说。我不能掩饰地将信放在台子上；我欺她不识字，态度安闲地说：“是姊姊来的好消息。她们的垅子没有溃倒！”

“好消息吗？阿弥陀佛！……皇天不负苦心人！”母亲合掌地说，“念呀！念给我听呀！一个一个字地念下去！”

我硬着嗓子念着，我觉得我的眼里看见的不是草纸做成的信纸，而是一片汪洋，一大堆一大堆的灾民的尸骨！那里面有着我的姊姊，甥儿，甚至于连我自己！而我的嘴



里念出来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丰登的，梦想不到的世界。我说：

“她说：‘你要母亲千万不要着急，多亏官民同心协力的抢救，我们的垅堤没有溃倒！……现在早稻已经黄熟了，我收获得比任何年都多。孩子们也都十分健壮’……”

“真好啊！”母亲微笑了。

下午，我便偷偷地写了一封回信，说了好些不能搔着痛痒的，空洞的，安慰的话，将借来给老婆吃药的最后三元钱买了汇费。

“也许她们会收不到我这三元钱的！”走出邮局来，我忽然这样的伤心地想着，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了。



殇 儿 记

一个月之前，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报告那里灾疫盛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要我赶快寄钱去求神，吃药；看能不能有些转机。孩子的病症是：四肢冰冷，水泻不停，眼睛不灵活，……等等。

我当时没有将来信给我的母亲和女人看，因为她们都还在病中。而且，我知道，水灾里得到这样病症，是决然，不可救治的。

我将我的心儿偷偷地吊起来了！弦背着母亲和女人，到处奔走，到处寻钱。有时，便独自躲到什么地方，朝着故乡的黯淡的天空，静静地，长时间地沉默着！我慢慢地，从那些飞动的，浮云的絮片里，幻出了我们的那一片汪洋的村落，屋宇，田园。我看见整千整万的灾民，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我看见畜生们无远近地飘流着！我看见女人和孩子们的号哭！我看见老弱的，经不起磨折的人们，自动的，偷偷地向水里边爬——滚！

……

我到处找寻我的心爱的儿子，然而，我看不见。他是死了呢？还是仍旧混在那些病着的，垃圾堆似的，憔悴的人群一起呢？我开始埋怨起我的眼睛来。我使力地将它睁着！睁着！我用手巾将它擦着！终于，我什么都看不出：乌云四合，雷电交加，一个巨大的，山一般的黑点，直向